皇清文穎續編

皇淸文頴續編卷首二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說

古稀說

余以今年登七袠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寳其次章卽繼之曰猶日孜孜蓋予宿志有年至八旬有六卽歸政而頤志於寧壽宫其未歸政以前不敢弛乾惕猶日孜孜所以答

天庥而勵已躬也正壽之慶羣臣例當進獻辭賦於是彭元瑞有古稀之九頌既以文房等件賜之以旌其用意新而遣辭雅顧一再翻閱頗有不得不爲之說以申予意者其詞曰

古人有言頌不忘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爲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覩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爲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

是爲敬

天之本必益凛旦明毋敢或渝也以是爲法

祖之規必思繼

前烈而愼聰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

典學爲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

是制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

爲愼修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元瑞之九頌方且

益深乎臨深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卽規也更惓思之

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爲天子而壽登古稀者纔得六人巳見之近作矣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漢武帝梁高祖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凡六帝昨七旬慶典詩有七旬屈指數今古六帝因心驗法懲之句至夫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今皆無一仿彿者卽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爲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爲法而

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

此古稀者非

上天所賜乎

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愼終如始

之志以竭力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古云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慄慄危懼誠

恐耄荒而有所隕越將孤

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焉故爲之說如右羣臣獻詞賦者甚夥大約不出於元瑞之九頌予將以是說槩之則所爲有頌而鮮規者亦畢視之爲進規而非啻頌矣

卞和獻璞說

或問卞和獻璞之事爲有乎爲無乎曰無何以見之曰以今和闐之玉見之和闐之玉有二一曰山玉取之山一曰水玉取之水取之山者其質大或至八九尺然間雜石性者有之取之水者其質小至大者不過尺餘光瑩弗雜石性蓋受水性潤故也故恒以水玉爲良此歷年貢自和闐人所共知者若和氏所獻璞爲良玉必出自水者旣無雜石性之理安用玉人

相之以爲非玉兩被刖繼之哭以血而始明其爲良玉哉此之誤必在璞之說矣葢玉未治爲璞（見玉篇）或山玉之雜石性者而抉非良玉之產水中者也亦抉非璞包玉不見必待剖而後知其爲玉也若玉皆有璞包之必待剖而後得則今和闐之玉多無萬誰爲一一剖之乎此不待辨而知玉之不在璞中必待識者剖之而後得也且卞和之目亦與人同耳玉人攻玉久矣豈不能識玉而和識之卽以爲誑其罪亦不

至一再刖足也夫以雜石性未治之璞去其石性理而爲璧亦恒事耳奚至豔稱千古乎葢韓非自嘆已之不遇時人之不識已設爲此謬悠之說以自喻耳然非非不明敏達時務者觀其說難之文反覆論辨曲盡人情旣達時務盡人情則應薄世高蹈以全其眞又何必爲此謬悠之喻以惑後世乎余故曰無此事也

圭瑁說

圭之名見於夏書之禹錫瑁之名見於周書之王受權輿於此而虞書之輯五瑞並未明言其圭之名各別及其短長與瑁底之邪圜也注疏之家多耳食口傳愈晰愈不明曰近曰更遠予近爲石刻十三經序以爲以注疏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者以此也夫虞至周周至漢率數千百年其唐宋更無論矣後人據圖作圭已屬臆鼎而瑁則雖有圖並僞作其器者亦無

也今據其可考者言之鄭康成云名玉曰瑁者言德
能覆天下此猶近理而賈公彥曰見則覆之以齊瑞
信馬端臨遂增之曰有不同者卽辨其僞夫諸侯旣
受圭於天子焉能有僞更訛其傳以爲有過者留之
三年六年九年之說此不過竊孟子一不朝則貶其
爵云云之語夫不朝是其罪也留圭而不許來朝復
以六年三年爲别其間有何罪乎眞成囈語矣又王
搢大圭祭天其圭長三尺夫玉至三尺重物也古之

帶最寬鬆不似今時帶之緊束搢重物於腰間必至落地反不成敬且天子祇雙手既搢大圭又執鎭圭以祭其於獻奠之際將何以行禮權付旁人持之更非所以式威儀也圭之說既明則瑁之形之制可想而知不過寓意覆冒天下而已然總以德爲要德不能冒無其器實可有其器適足增愧更有因圭首有邪有圓之殊而圖其形者遂有瑁底圓缺邪缺之異實爲入海算沙將何適從不值一噱矣暇耆是說以

杜千古之儻口

搢圭說

圭瑁之說旣明則搢圭之說應繼焉搢者插也以大圭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間必致落地前說已詳茲復閱考工記又有中必之說鄭康成以爲約其中央乃備會以繩繫之不令墮地之義耳仰使約之腰間亦礙所謂周旋中禮之度也因命翰臣博稽唐宋以來之制則自唐至明五代禮儀志皆有搢大圭執鎭圭之文夫唐宋明漢人也襲其漢儀且不必論至於

金則我滿洲何必襲其謬且尚偏安亦覺僭矣元實蒙古將以其一統中華而謬爲襲漢之舉耶然予總以爲其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何言之夫名以物徵物以實證唐宋金元遠矣明則本朝所繼統者郊祀重器不藏於內府則藏於太常猶憶乾隆初間曾命太常查舊庫物得蒼璧四黃琮一命貯之乾清宮至今存無所謂大圭鎮圭也遍查內庫亦無此二器然則明時皇帝所搢之執之者爲何物耶以爲流賊之

亂被擄掠失之乎夫流賊賊也所重者金銀圭璧不
值其擄掠且太常寺庫之舊璧琮具在而獨無大圭
鎭圭亦其一證卽果失之其器必在人間國朝百五
十年太平天下其器早出世市當有人售之以爲貢
獻之物矣則知唐宋以來之禮志率出虛文無實事
耳然予之意更有所切要於是事者不可不明言也
唐宋明無論矣金元乃襲漢之謬且未必實有其事
則何爲耶惟本朝獨無此事後世迂儒必有議本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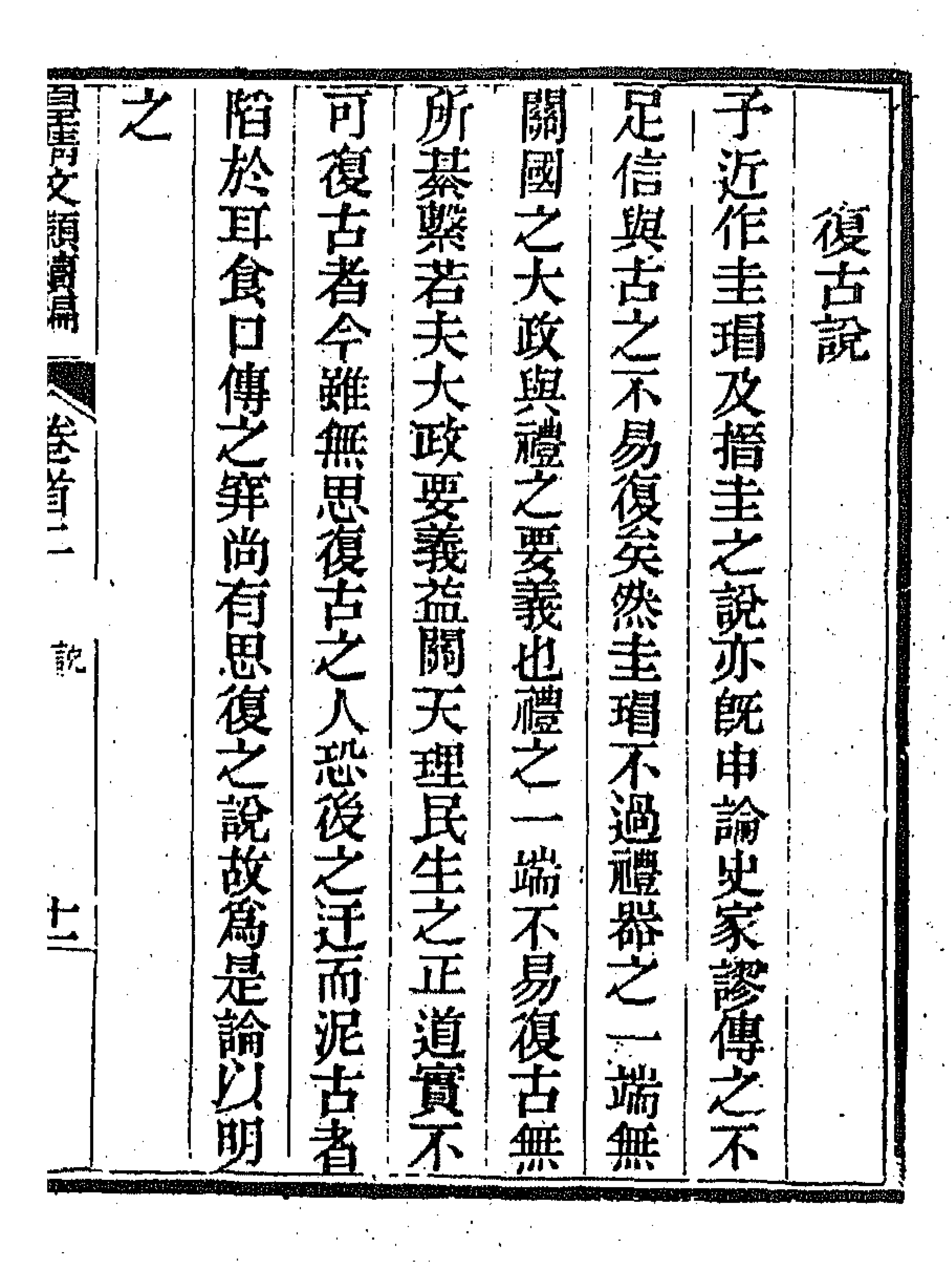
之荒畧者試讀此文則知搢圭執圭之合禮與不合禮祀

天之在敬德與不在大圭及鎭圭矣且大圭長至三尺不易得也今臣和闐乃易得唐宋金元明何以得之若謂必搢大圭執鎭圭以申祀然後中禮獲祐則本朝無是禮而

四朝繩繼九寓乂安擴宇拓疆中外臣服蒙

天貺爲獨厚遠勝彼五代謂唐宋金元明斯亦薄海所共知

也是知總在敬德而不在器名不正則言不順亦夫
子之志也子之子孫其尚思所以務實哉



復古說

予近作圭瑁及搢圭之說亦旣申論史家謬傳之不足信與古之不易復矣然圭瑁不過禮器之一端無關國之大政與禮之要義也禮之一端不易復古無所恭繫若夫大政要義葢關天理民生之正道實不可復古者今雖無思復古之人恐後之迂而泥古者陷於耳食口傳之弊尚有思復之說故爲是論以明之

夫所謂國之大政者井田封建及公尸之說是也井田之說董仲舒已知其難封建之說柳宗元論之最悉且自秦漢至今卒無行者其或行之無不立敗茲不贅論若夫公尸之說最爲失義非正道自周末已不行徒以其類於孝竟無人敢議及而朱子方以爲氣與質合散者復聚乃爲教之至彼明理之人也亦爲是謬論問彼會行之乎否乎況以巳之子爲父尸而拜之斯爲顛倒彝倫之甚與兒戲何異且其子爲

三四歲無知識者耶著以衣冠而坐之位彼且哭泣跳仆不成儀矣爲七八歲畧有知識者耶善性者必不自安惡性者將嬉戲恣食或以其父爲宜拜已者有之將不用其子乎則其弟其姪非其父之子之孫乎設以遠族叔伯之子孫用之則益遠矣與氣脈相屬有何關涉然此尚以一家言之若夫宗廟昭穆之序不止一人將何以行之止爲一室立尸乎抑各室皆爲之立尸乎扞格不通有所必然而大小雅公尸

皇尸竟公然以爲宗廟大典不誠可笑乎夫此猶託於氣脈相關之說而曲禮蓋已知其不可行遂曲爲卜筮之說至白虎通竟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石渠論謂周公祭天用太公此誠讖語不已褻瀆神明而誣周公大失禮乎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曾言尸也夫此褻瀆大失禮之事而以訛傳訛傳會辯論不已載之經史傳之千古而總無實據乃後人無敢言其非者豈不以其謬託鄉於孝乎孝詎可以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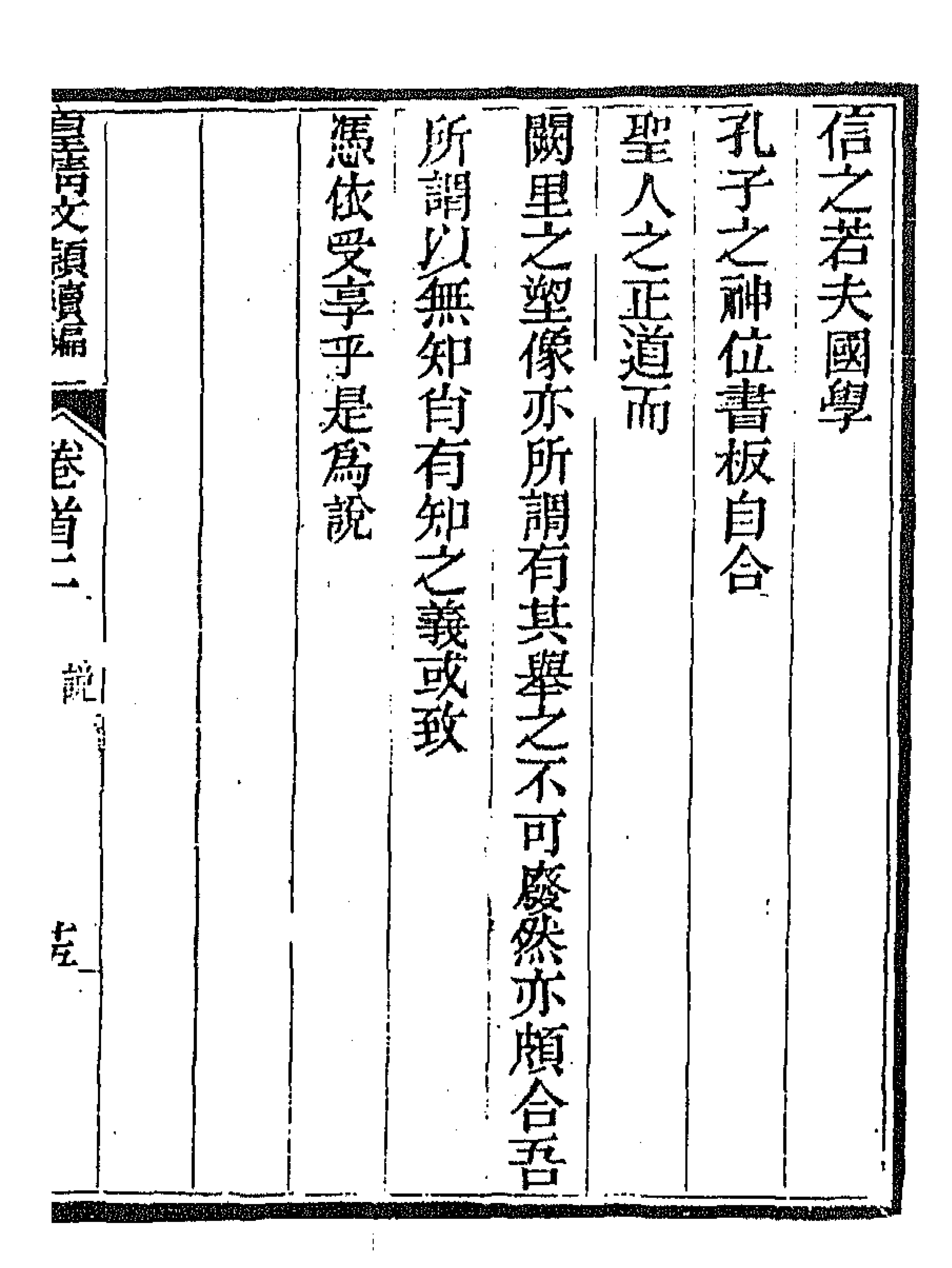
爲哉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明理之人善於論古而皆未言及此余而不言實自慙爲不讀書不明理矣遂不顧橫去聲議敘而論之

像設說

公尸之非禮既明則像設可以申其說焉至詩稱公尸嘉告鄭箋一以爲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言出於公尸矣一以爲公尸嘉告謂嘏辭也似又出於祝史然既明尸之非禮則其嘉告乃緒餘可以弗論茲特論像設之義云

像設之義余以爲賢於公尸何言之葢像者金木土皆可爲之金木土則無知者也公尸者以人爲之人

則有知者也以有知肖有知彼亦一知也此亦一知也如水之與火其能合一乎以無知肖有知則其所祭有知之靈或附於無知之像設而享其祭尚可謂之求於慌忽思慕僾闇㑪見耳然總不如神板書位之爲得正相傳像設之說謂始於離騷此不然也孔子觀明堂見堯舜桀紂之象或謂出於家語之附會越句踐以金鑄范蠡則實出於宋玉之前也諸家入主出奴各是其是之說祇可以理度之而不可以苛



信之若夫國學

孔子之神位書板自合

聖人之正道而

闕里之塑像亦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然亦頗合吾

所謂以無知旨有知之義或致

憑依受享乎是爲說

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東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或訛書爲剌馬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卽漢語稱僧爲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蓋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於元沿及於明封帝師國師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間祇封一章嘉國師相襲至今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

明之舊換其襲勅耳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
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所繫非
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
也其呼土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
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爲呼必勒罕幼而
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
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
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

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土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歲廓爾喀之聽沙瑪爾巴之語刦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勦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予製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衆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籤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

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爲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爲過與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

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
之年復成此事安藏輯藩定國家淸平之基於永久
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十全老人之寶說

十全記既成因選和闐玉鐫十全老人之寶並爲說曰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過爲君之一事幸賴

天佑劼劬藏局未加一賦而賦乃蠲四弗勞一民而民收無萬（今收伊犁及回疆戶口豈止數千萬）祇或免窮黷之譏耳若夫老人之十全則尚未全也蓋君人之職豈止武功一事哉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

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官者何職之
謂也君之職不能盡言況敢云盡其職乎未盡其職
則十全老人之實不亦涉自欺與誇而增慚愧乎然
老人之十全實更有奢望不敢必以敬待
天佑者十全之武功誠切
天佑矣則十全之盡君職或亦可以希
天佑乎夫適百里者半九十曁予今三年歸政之全
人不啻半九十而且如三十年之久矣是以逮七十

而繫猶日孜孜以爲箴至八十而繫自强不息以爲
勉則此可必不可必三年中敢不益勵宵衣旰食之
勤益切敬
天愛民之念虔俟
昊貺或允臻十全之境覶三年誠如三十年之遠幸
何如之企何如之惕何如之是爲說

解

雲上於天解

嘗讀易需之大象曰雲上於天需音義者於上字發圂讀爲上上聲於是程傳遂有雲氣蒸而上升於天之語竊如是是雲仍在天下非乾下坎上之義也蓋伏羲設卦因陰陽本然之理非强爲之辭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加之以大象者亦因陰陽本然之理而非强爲之辭也怪力亂神夫子所不語恐人求之

奇也是以變其爻曰雲上於天雲即水也然而程子
雖不求之奇而已失其義矣蓋上仍應作去聲讀為
上下之上是坎在上而天在下也或曰天無在水下
之理則予有說焉且人知水之在地上而不知地之
在水上也或知地之載於水而在水上不知天之在
水下也何言之天為圓體元氣運之以行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夜一周而不息其在上者
穆穆清清舉頭視之為天其在下者囫囫圇圇右旋

而輪轉者獨非天乎知地之任水上則可知天之在水下天無不包其在水下之時非坎上乾下之需乎需者待也待其輪轉而上則爲天水訟而違行有所不免矣此至平至易之理可夫知天之有在水下之時則若地若雷若風若火若山若澤均有在天上之時可推而知此實八卦本然之象不必求諸神奇謬悠之談也夫善言易者不言易若吾斯所言得毋乖言之義乎若夫葛洪渾天之說謂天表裏有水引黃

帝水在天外之說以證之黃帝之說不見於經然黃帝自是天裏之人裏之未窮表何能知如是是水外於天而大於天矣且水之外當更有天矣此與釋家之忉利道家之禹餘又何異乎夫子之所謂雲上於天者或亦有懼於類斯之語乎晉天文志之引葛洪其亦未之思而已

諭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諭

甲申歲我國家既定鼎京師而明福王朱由崧爲南京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載其後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相繼稱號者又十有餘年當時以其事涉本朝開創之初凡所紀年號例從芟削卽朱璘之明紀輯畧亦以附三王紀年爲浙江撫臣等所奏燬茲以搜訪遺籍外省奏進此書閱其體例非不尊崇本朝

且無犯諱字跡徒以附紀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槩禁之列前命編纂通鑑輯覽館臣請不錄福王事實因念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繫乎萬世公論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習以曲筆妄為高下朕實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國自强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絕之特命於明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

而提綱則書明以爲別王撫湖被執始大書明亡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於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本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爲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僞託也且其始末雖無足道而弃置事蹟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或致失實無稽轉不若爲之約舉大凡俾知二王窮

蹙情形不過如此更可以正傳聞之譌舛又其下諸臣以旅拒王師者向概以偽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是者亦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始終不屈以至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雖混一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死無貳洵無媿人

臣忠於所事之義迄今日久將遂泯沒朕甚憫之亦宜畧爲紀錄使之有傳於後設以爲載筆有體則凡爭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稱之用存偏正之別而其臣則竟書爲某王之某官某槩不必斥之爲僞也明紀輯畧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鑑輯覽校刋將竣其令四庫全書館總裁詮敘唐桂二王本末別爲附錄卷尾凡彼時仗節死義之人考訂事迹悉與備書朕將親爲裁定宣付刋行俾讀者咸知朕大中至正

未嘗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間而崇奬忠貞亦足以爲
世道人心之勸書成即以此諭同御製輯覽原序並
冠卷端庶將來有所叅考喻朕意焉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諡典諭

崇獎忠貞所以風厲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於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䘏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遍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

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媿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

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名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允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顔行者原當多爲獮薙然迹其冒鏑攖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

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撫擊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予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奬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圖自飾其偷生是必

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袞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予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凡諸臣事蹟之具於明史及通鑑輯覽者宜各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諡號一準

世祖時例行其令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

命議諡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諭

前以明季殉節諸臣各爲其主義烈可嘉爰命大學士九卿等集議予諡所以褒闡忠貞風勵臣節也今復思建文革除之際其臣之仗節死事者亦具載史傳當時永樂一藩臣耳乃犯順稱兵陰謀篡奪諸臣以大義自矢固當不共戴天雖齊泰黃子澄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濶未足以輔助少主然跡其尊主鋤強之心實堪共諒迨大事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

詞抵斥雖隕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爲無慚名教者他若景清鐵鉉輩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其致命縱各不同而志節凛然如在下至東湖樵夫補鍋匠之流姓名即隱晦不彰其心蹟固可追溯也特以永樂殘刻性成淫刑以逞屠戮之慘極於瓜蔓牽連殆非人理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憤而痛嫉之雖其中葉少弛厲禁而彼時臣子徇私曲諱終不獲顯示褒揚使忠臣義士之氣久弗克申良可憫惻夫以勝國革

命之時其抗我顏行者尚念其忠於所事特命表章

剏建文諸臣不幸遘遭內難爲國捐生成仁取義顧

可令其湮沒於千百世下耶允宜再集廷議並予易

名以發幽光而昭公道其聚實條具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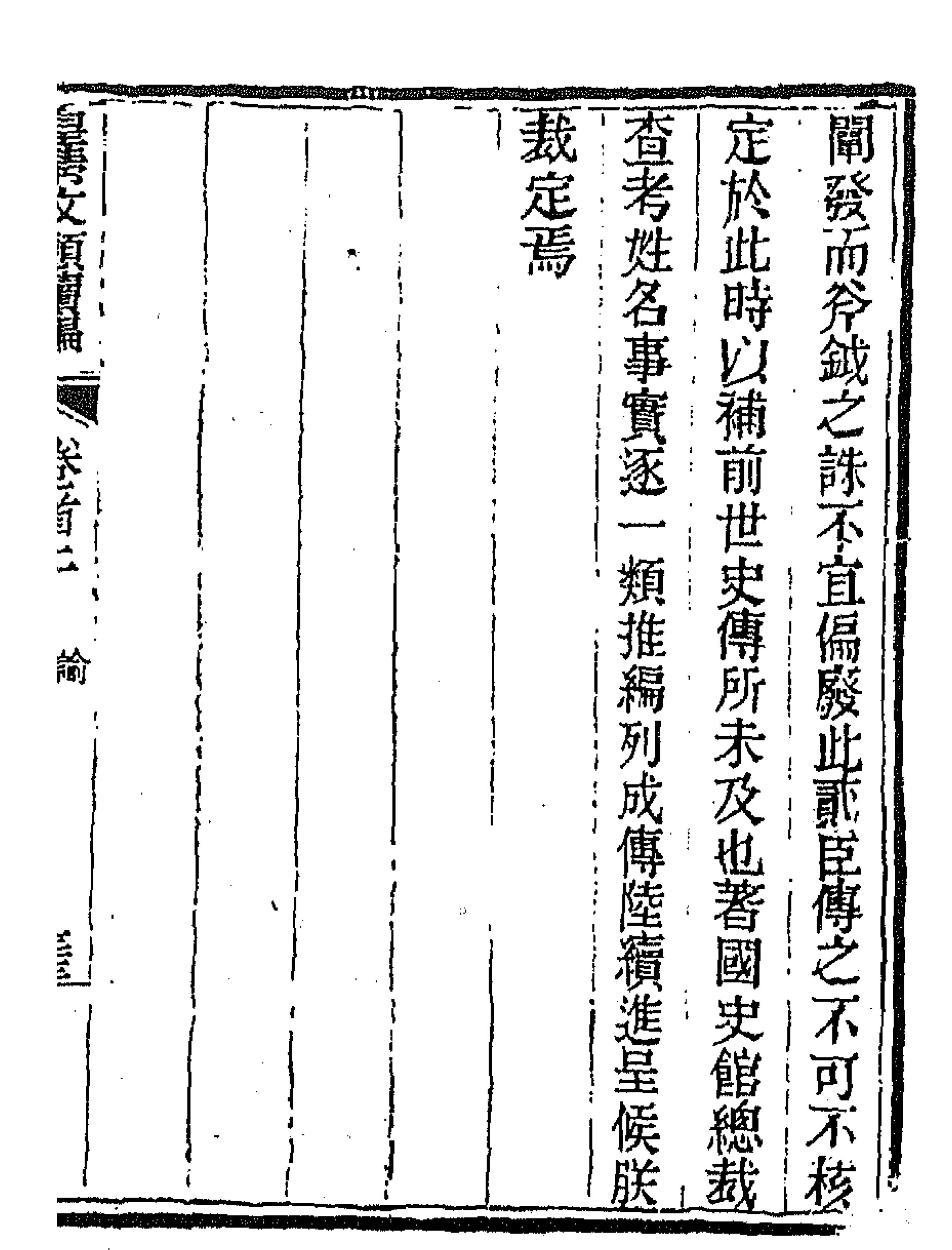
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諭

昨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選輯明末諸臣奏疏一卷及蔡士順所輯同時尚論錄數卷其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等指言明季秕政語多可採因命軍機大臣將疏中有犯本朝字句者酌改數字存其原書而當時具疏諸臣內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當槩從刪

削蓋崇奬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剏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畧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爲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剏大一統之規模自不得不加之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時艱不能

爲其主臨危授命輒復畏死偷生靦顏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卽或稍有片長足錄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旣降復叛之李建泰金聲桓及降附後潛肆詆毁之錢謙益輩尤反側僉邪更不足比於人類矣此輩在明史旣不容闌入若於我朝國史因其畧有事蹟列名敘傳竟與開國時范文程承平時李光地等之純一無疵者毫無辨別亦非所以昭褒貶之公若以其身事兩朝槩爲削而不書則其過蹟轉得藉以揜蓋

又豈所以示傳信乎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勳績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爲準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蹟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卽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而其子若孫之生長本朝者原在世臣之列受恩無替也此實朕大公至正之心爲萬世臣子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癉昨歲已加謚勝國死事諸臣其幽光既爲



闡發而斧鉞之誅不宜偏廢此貳臣傳之不可不核定於此時以補前世史傳所未及也著國史館總裁查考姓名事實逐一類推編列成傳陸續進呈候朕

裁定焉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
並予配享諭
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絶昭屈聖經所重朕自臨御
以來間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藎臣勤勞佐命底定中
原偉伐殊功實爲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勳錫爵榮

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
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
情準理若不爲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
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
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
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卽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顧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

忌之遂致歿後爲蘇克薩哈等所搆授欵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尚在沖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即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爲不軌無難潛鋤異已以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以歛服僣用明黃龍衮指爲覬

覦之証有是情理乎況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
旨班師睿王卽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又因阿濟格出征時齎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道員及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令議其罪降爲郡王平日辦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

曰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
爾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續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予尚不可
今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媢子予不爾肴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
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爲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
篤忠藎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爲史册所罕覯使王彼時如
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爲邪
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

甚憫焉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搆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迹又豈可不爲之昭雪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塋域久荒特勅量爲繕葺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爲應加恩復還睿親王

封號追謚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塋墓仍
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敘者並交
國史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
闡宗勳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
京輦即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爲開國諸王戰
功之最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

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勳績
超邁等倫自應世胙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
眚輒加貶易乎朕以爲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
執銳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
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
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克勤郡王岳託後改封平郡
王當時俱茂著壯猷克昭駿烈載在宗盟今其子孫
所襲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當國家締

造時有大勳勞而後裔均不得長延帶礪似爲闕典即其本支承家襲慶以去祖漸遠幾忘其先世錫封之由弗克顧名奮效所係於宗室子孫者甚重況功臣世封內如揚古利之英誠公費英東之信勇公額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號相傳其子孫承襲者各能溯勛閥以宣偉績不失故家喬木之遺今以親賢世胄竟改其初封嘉號何以垂詒奕禩示酬庸追本之義乎朕以爲應復其原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

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
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辟自不當
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
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爲平允亦著一併
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鄭王其
太祖
太宗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
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沒其
勛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
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俱著補置牌
位配享
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
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
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三郡王宗支已在

覺羅宗室王公表傳內亦未立通達郡王傳國史傳
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亦覺闕典著交
內閣國史館補爲立傳通達郡王入於宗室武功等
三郡王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或當時紀載簡少
功績無由稽核不拘詳畧各立一傳以徵信實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諭

我國家開創之初明季諸臣望風歸附者多雖皆臣事興朝究有虧於大節自不當與范文程諸人畧無區別因命國史館以明臣之降順者另立貳臣傳據實直書用彰公是茲念諸人立朝事蹟既不相同而品之賢否邪正亦判然各異豈可不爲之分辨淄澠如洪承疇在明代身膺閫寄李永芳曾乘障守邊一旦力屈俘降歷躋顯要律以有死無貳之義固不能

爲之諱然其後洪承疇宣力東南頗樹勞伐李永芳亦屢立戰功勳績並爲昭著雖不克終於勝國實能効忠於本朝昔戰國豫讓初事范中行後事智伯卒伸國士之報後之人無不諒其心而稱其義則於洪承疇等又何深議焉至如錢謙益行素不端及明祚旣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毀是爲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又如龔鼎孳曾降闖賊受其僞職旋更投順本朝並爲淸流所不齒而其再仕以後惟務靦

顧持祿毫無事蹟足稱若與洪承疇等同列貳臣傳不示等差又何以昭彰癉著交國史館總裁於應入貳臣傳諸人詳加考覈分爲甲乙二編俾優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鉞凜然於以傳信簡編而待天下後世之公論庶有合於春秋之義焉然朕所以爲此言者非獨爲臣子勵名教而植綱常實欲爲君者當念苞桑而保宗社蓋此諸人未嘗無有用之才誠使明之守成者能愼持神器而弗失則若而人皆足任心膂

股肱祖業於是延人才即於是萃故有善守之主必無二姓之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過皆其君之過也崇禎臨終之言不亦舛乎

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論

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錄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

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强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爲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爲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刺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

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强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温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

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於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

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爲明

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爲自古得天下最正
然朕猶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
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絕而
奈其當陽九之運
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
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删楊維楨正統
辨者其意蓋以金爲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爲之
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

之相承遞及爲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爲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刪除即楊維楨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篇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為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藎臣傑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

病有稗時政者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
奏疏內有因遼瀋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闇政
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
罰不明其君綴旒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
四起兵潰餉絀種種粃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
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
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
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

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違礙字句祇須畧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

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諸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

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
端所有前次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
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畧諭

今年春間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

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爲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眞源

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幷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

敦他臘爲河源也今旣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

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

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

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

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

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爲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謬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爲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

河蓋蒙古以横爲昆都倫即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
係横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牽青海之昆都倫河
爲回部之昆侖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誌因復著
讀宋史河渠志一篇玆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
錄一卷内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
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
海即鹽澤之水入地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
有先得我心者按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畧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

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
亦但言至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
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
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即
言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爲蒲昌
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爲
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
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

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証諸書允宜通行校閱訂是正譌編輯河源紀畧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譌頒布刋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重刻

五朝冊寶尊藏

太廟禮成諭

朕承

上蒼眷佑

列聖垂庥平伊犁定回部闢疆二萬餘里回子伯克

盡為臣僕和闐良玉充貢內廷敬維

太廟尊藏

五朝冊寶係隨時鑄造玉色長短未能一律用是選
擇精璆特派大臣董率敬造
五朝冊寶全分以今歲孟冬時享恭奉入
廟舊有
冊寶送至盛京
太室尊藏玉檢金繩虔申
對越聿昭我
祖

宗功德之成於萬禩甚鉅典也所有恭造餘存未鐫
各分朕親加檢閱其玉色與
五朝冊寶相符者均編爲廟字號嗣後有舉行冊寶
入廟之事槩用此玉以昭畫一其玉色較白而未能
一律者另編爲喜字號將來朕歸政後嗣位之皇子
崇上尊稱卽將此玉成造冊寶並嗣後皇孫皇曾孫
輩有承事東朝尊崇徽號者皆以此等喜字號玉一
體呈用永爲定制洪惟我

列祖
列宗荷
天之龍重熙累洽勤求治理不敢康寧用克上協
天心暨於朕躬纘緒承庥撫有方夏弗懈益虔克集
大勳版圖式廓迄今年逾古稀猶日孜孜益不敢不
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自新疆底定以來伊犁將軍及駐
劄大臣盡皆恪遵功令撫綏安輯仰體朕一視同仁

德意新疆萬里無不安居樂土劾㑩抒忱間有一二
滋事之臣如素誠高樸者皆不旋踵而敗露治罪不
動聲色力加整飭俾享安全是以回部伯克內如色
提巴爾第鄂斯滿等久在乾清門行走竭誠供役與
內地臣民無異其派令採玉者亦皆歡欣踴躍共效
子來我子孫繼序繩承敬瞻
冊寶當益凜
天命之難諶知守成之不易聯內外以同心設或稍

存意忽所用非人以致撫馭失宜則和闐珍產未必能源源而至又或意存徵索苛求苦累則不惟玉不可得而且別啟事端其所關係甚大思艱圖易可不慎乎可不戒乎用是諄切訓諭面命耳提我子孫當以朕此心為心凝承

鴻貺篤念

前徽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庥庶無負朕反覆

教誡之至意此旨著錄三通一存內閣一存尚書房

一存內務府其敬承無斁欽哉